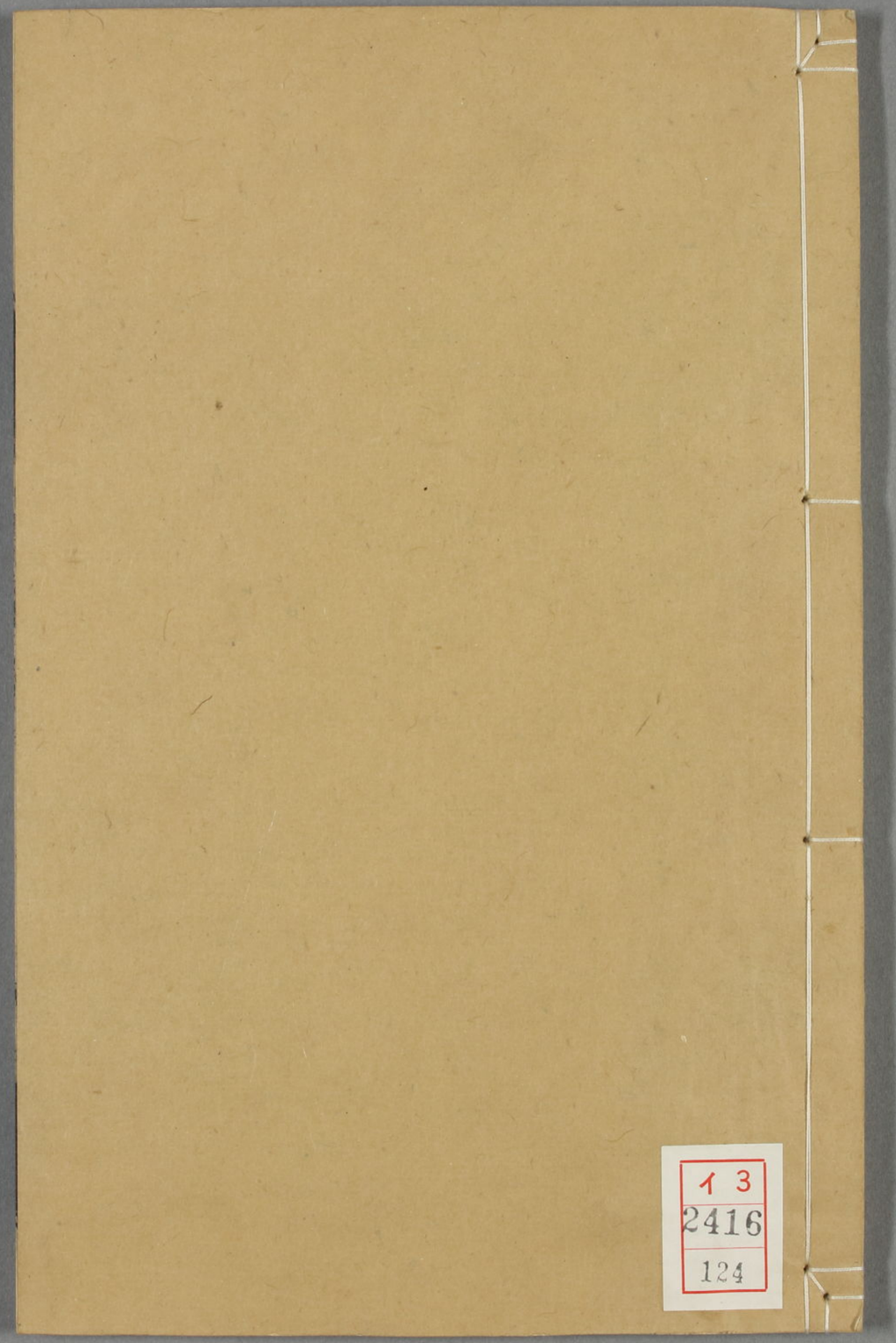



1 3
2416
124

13
2416
124

寬怒三

原　兼容　薄責　史記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惡人衆亦日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摭　認馬讓田　東觀漢記卓茂爲丞相吏時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還北齊書元文遥自洛遷鄴惟有一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文遥即以與之其人慚愧而不受彼此俱相侵奪文遥大驚反加撫慰還以與之及貴其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遣馮河不追遺漢張安世爲光禄勳郎有醉小便閒入部田讓爲

包荒　隱過　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漢張安世爲光禄勳郎有醉小便

半澤文庫

〈2004-684〉

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後漢書劉寬常行道有人失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乃謝曰慚負長者請名唐介不怨章惇唐介劾彥博同中書門下既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平章事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清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宋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去纓秉燭覆飯登車楚史椅仇莊王賜羣臣酒酣燭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絕其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而舉火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在部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終朝不飯弗之誚也污茵不斥唾面自乾漢丙吉傳宣帝駕史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此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丞相車茵耳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謂其弟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

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以小過庾罪郎浮官汗衣冠自署適奴其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謫

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運出行部內惟携一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

不加聲論語無求備於一人帖晉鄭默不加聲於僮僕

卿幾敗面汝無爛手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不罪認牛見還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鵝齋帥請案其

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以小過庾罪郎浮官汗衣冠自署適奴其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謫

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運出行部內惟携一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

不加聲論語無求備於一人帖晉鄭默不加聲於僮僕

卿幾敗面汝無爛手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不罪認牛見還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鵝齋帥請案其

安以小過庾罪郎浮官汗衣冠自署適奴其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謫

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運出行部內惟携一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

不加聲論語無求備於一人帖晉鄭默不加聲於僮僕

卿幾敗面汝無爛手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不罪認牛見還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鵝齋帥請案其

雖有人嗤某面某當拭之而已應不爲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嗤汝面鏡汝也汝拭之而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有加凌者莫不退而愧服

唐宋璟傳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申救蘇轍

事哲宗震怒范忠宣是乃服因謝曰公力爲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公也中人也

又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夷簡坐落職知鄧州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亭忤旨相公不意相公奬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爲念乎

奬拔仲淹

山堂肆考宋蘇轍殿試策引漢昭夔武帝法度簡儉文景恭儉之治以爲今陛下即位之初宜大有變更以革前弊而因循苟且以至於今風俗日以衰壞人才日以委靡法令日以苛刻百姓日以困窮此陛下之所當憂也仁宗皇帝深嘉其言擢爲第二

爲置牛芻

宋璟傳璟爲相時有老嫗訴其牛爲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爲斷芻置牛檢責不復侵盜鄰家牛亦不敢食其禾

不受馬價

隋盧昌衡傳昌衡爲徐州總管長史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衡曰六畜相觸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腹容數百　胸吞八九

晉周顗傳顗性寬容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容卿輩數百人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八九其胸中曾不芥蒂

笑而授牒

劉仁軌爲左僕射吏日授牒訴有老嫗欲訟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牒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可歸吾牒至德笑而授之嫗去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傳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仁傑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惟令飲醇

晉謝奕傳奕初爲剡縣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

宋王旦傳旦性寬和家人未嘗見其怒嘗試以叉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

可共別具粥

晉謝奕傳有鄉人盜舒牛舒牛事覺來謝舒以此服其弘量

啖魚何足惜

晉郭卿性好食魚嘗以魚綱紀推之公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非爾故也　容我擇乎　舊唐書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一尺餘文采殊絶軍吏捧盤歷階誤躡衣趺盤亦隨而墮碎軍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謂之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新唐書婁師德傳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污爾婁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就案閱簿婁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就案閱簿婁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就案閱簿

善田甲　勿疑朝恩　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內袒謝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紀魚朝恩常短郭子儀子儀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唐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乃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邀游章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邀游章

許朝謁　未嘗指揮　稗史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山堂肆考宋元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見彬在近密為上請乃許朝謁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害

牛肉密埋　蛛絲忽墮　晉周訪傳鄉人盜訪牛於家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金太子允恭傳太子侍宴於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盌中典食涅合恐懼妄措太子忽墮此中耶豈敢雖哉　吾不忍害　汝何處來　北史慧龍傳宋文遺刺客呂元伯首元伯為及間柔屏人有所論慧龍以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景伯了文烈忻温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治去其甚　漢黃霸傳凡治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忤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忤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法依於輕　道去其甚者　不問車幰　且止白衫　南史王慧龍傳宋文遺刺客呂元伯首元伯為及間柔屏人有所論慧龍以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景伯了文烈忻温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治去其甚　漢黃霸傳凡治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忤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忤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問車幰　且止白衫　南史王慧龍傳宋文遺刺客呂元伯首元伯為及間柔屏人有所論慧龍以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景伯了文烈忻温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治去其甚　漢黃霸傳凡治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忤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

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以市酒　唐書唐臨儉薄寡欲寅於待物僚吏有譴令家僮自取歸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來取進臨察知之使舊白衫且止之也　覆

米而去　負奴以歸　南史流納傳綯少孤貧於宗黨得及責不以爲憾唐書陽城傳城嘗絕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谿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不揚其惡　先稱所長　漢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武爲刺史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慚服焉

掩過揚善　藏垢匿瑕　漢丙吉傳吉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晉陳騫傳騫少有度量藏垢匿瑕所在有績

直荅作脯　徐呼更衣　北史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忽射殺牛聞無所怪也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南史梁宗室列傳吳平侯景子勱性險急氣度寬

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持匆無恨　取釵以償　晉朱沖傳沖嘗以耕藝爲事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匆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爲暴元史蕭鄭傳鄭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鄭拾之鄭令隨至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失釵愧謝來還

未嘗有怨　何所不容　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於人唐紀太后以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宗城潘好禮著論稱之謂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

求爲良耳　待何薄也　金韓昉傳昉性仁厚有家奴誣告昉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足怪哉人稱其長者

不見涯涘　爲所包容　性理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少傳客有萬士於丹者因坐免客懶懼自絕而丹終無言尋復徵爲太子少傅客謂曰子之自絕何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之薄也便爲設食相待如初丹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名譽　唐紀狄

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薦之而仁傑不知數薦之於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

已解持燭　毋懼遺犀

裴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公懼公以袖麾之作書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舊唐書裴行儉令醫人合藥請犀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恐懼潛逃行儉招到謂之曰爾誤耳待之如故庶幾

乎寡過　翕然太和

金毛碩傳碩字仲權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於碩詞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得嘗聞斯言庶乎寡過一統志明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府德量寬弘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太和

知不加責　誤則從輕

唐歸登傳登性仁如冢僮爲馬所踶笞折馬足登知不加責傳中有兄弟共殺人者痛次冤不訓弟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躬謂章應罰金曰法令有故悞章傳令之謬

於事爲悞悞者其文則輕

吾未嘗惜此　卿本無殺心

明紀編年夏元吉嘗有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名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措此慰遣之北史李士謙傳士謙有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懼請罪士謙爲相謝然可速去無爲吏拘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不以高畢見色

自無適莫存心

世說羊祜見晉室漸亂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怡然不以高畢見色論者稱之山堂肆考漢蔣琬代諸葛亮爲政督農楊敏毀琬潰潰不及前人或以琬生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以白琬生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

泯夙嫌　備蔡州之人

豈安新附

宋孫覿傳覿有德量鍾山覿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迫其死作文以誄談者稱之唐紀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書

置靴中直火焚而滅跡　杯留筒內何羽化以登仙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疑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為勲戚家碑板問遺歲時巨萬多為主藏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筒緘識如故其器皆亡問主藏者咨曰不測其化耳

蕭山尚書誤觸官人之舫　水南巡檢厲訶丞相之驢山堂肆考宋富弼致仕歸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訶引甚盛卒呵公下驢聲甚厲公不下卒名曰弼卒不曉所謂乃白其官方悟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明紀魏驥以尚書致仕家居常居郡城觸官舟官問之從者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　宥過申枉

洵君子所獨為　嘉善矜愚固聖人之足法漢崔篆為建新大尹所至之縣獄行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據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殺一大尹贖二人蓋所願也　三國陸瑁傳瑁與暨艷書曰大聖人以成美化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嘉善矜愚思忘過紀功以則郭泰之弘濟乃有益於大道也

曹相國反為坐飲何妨相與歌呼　稗史宋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　漢曹參傳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間吏醉歌呼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呼從吏幸相國名飲大歌呼與相和

同宿便解衣以相償　失脯見疑於竊物何損乎薄遊自賦詩而不輟　晉桑虞傳虞嘗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後尋求得脯客還衣虞投之不顧　釋史元楊鐵崖在松江常遊盤龍塘夜抵普照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

不輕語容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惜

寬恕四

有制書寬而有制

後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鄉人屐邪笑而受之

笑而受屐

景苑沈麟士嘗行路鄰人還之麟士曰非鄉人宜親重邪劬劬不知顧時毀遝文襄不悅謂遝曰鄉說短此癡人耳遝曰皆是實事不爲子才長子才專言鄉癡也

劬不爲癡

又崔遝言文襄

招還不罪

唐裴駰馬踠鞍懷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

私馳

人皆安之

又高固傳固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所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而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龔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

重聽何傷

漢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貝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還遺以衣

漢吳祐傳祐在膠東書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遣還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過於本主

北史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凉處飼之過於本主

不造用不造

宋趙抃傳抃爲武安軍推官人有赦前隱造卬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抃曰赦後不造罪不當死讞而生之

更設饌具

宋魏仁浦傳仁浦子咸熙性厚嘗會賓客家僮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熙色不變令吏設饌具

吏送還家

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録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致理之本使吏送之還家

撻除

宋越以之域名恐非

禁燃燭

曹紀裴度平蔡州先是吳元濟父子阻兵禁人偶宵越以之域名恐非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世說羅可性度寬宏有攘殺其人始有生

携壺以就之樂

雞者可携壺就之曰與子同里民子我誠自

壯哉雀鼠

世說張士簡性嗜酒疎脫忘閒不能烹雞以待子烱呼其妻孥環坐盡三千石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懷家務遺家僮載米其故荅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照鏡車中飲因語之曰近屬尊事乃得不行族人大怒舉標擲其面衔無言幽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歸直取牛得善價還之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乃歸直取牛不銜田舍子山堂肆考唐婁師德常與李昭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公曰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寬恕五

增序宋程顥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增策唐白居易對人畏愛策曰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百姓寬其禁於豪強簡其令於貧弱

於部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刑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闇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義一

增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　又曰義以方外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書曰同德度義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又曰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家語曰義必明則民不犯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

義　穀梁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詩序曰殷其雷
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
勸以義也　韓詩外傳孔子曰耳好聲目好色教之以
義　又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
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
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漢書
律曆志曰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　賈誼傳曰為人
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
去惟義所在　公孫弘傳曰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
謂之義　司馬遷傳曰取予者義之符也　又曰夫人

情莫不貪生畏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不得已也　李固杜喬傳曰義重於生舍生可也
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宋張栻傳栻嘗曰學莫先於義
利之辨凡有所為而為者皆私也非義也　子牙子曰
義勝欲則昌　老子曰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文子曰
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
義不可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
得也　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
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淮

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慾無以活失嗜慾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　黃石子曰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又曰以義克非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荀悅申鑒曰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正者義之要也　又曰君子有常交曰義也　鹿門子曰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義　性理司馬光曰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　明王守仁曰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楊繼盛曰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綺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取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世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義二

增 尸子曰賢者之於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漢鄒陽傳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侈主上之

心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
活貧窮而曰吾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
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
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
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
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　史記
曰晉屠岸賈誅趙朔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
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
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
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
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
復索之奈何公孫杵曰立孤與死孰難曰死易立
孤難耳杵曰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
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謬呼曰與
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嬰攻杵曰杵曰謬曰小
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曰與孤兒
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
一統志曰周杞梁與華周俱齊人仕爲大夫莊公伐莒
爲車五乘乘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
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　說苑曰左

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對曰臣聞古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

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皆服之　左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爲善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耕者一人處者九人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史記吳世家曰諸樊已除

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國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孔叢子記義篇曰顏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

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漢桓典傳曰典舉孝廉爲郎中居無何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廉范傳曰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三國王朗別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未三十而卒初陽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經年及從會稽

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晉應詹傳曰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依託之詹薦於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手書寄托瞻悉迎接爲居宅衣服取足有若骨月少與陸機兄弟親善一門被誅瞻復爲營恤機女而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攜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

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北史楊愔傳曰愔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荅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唐紀曰魏元忠貶高要尉殿中侍御史王晙上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　唐實參傳曰參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唐國史補曰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

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嘗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五代史鄭遨傳曰遨與李振故善振後去唐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梁紀曰梁以錢鏐爲吳越王羅隱說鏐舉兵討梁鏐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史趙汝愚傳曰汝愚父善應於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已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爲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戚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　岳飛傳曰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國用其徇節死義乎　王大寶傳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我遊過人遠矣　柳開傳曰開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金史宋可傳曰可姑適大族豪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

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豪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豪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豪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輟耕録唐義士傳曰唐玨字玉潛會稽山陰人時總江南浮屠楊璉眞珈者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忿收貨家具又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將何爲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果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櫃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絶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　又曰張毅父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於俘中俾出焚

其尸毅父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丞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元史杜本傳曰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一統志曰元何瑋伯祥次子歷遷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忽台曰中丞獨不畏死邪瑋曰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　明紀曰太祖時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從宋濂卒業濂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爲文顧天願減己算以延師齡　明紀曰英宗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袁彬二人而已乃使邏卒撫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指使暄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

言曰死則吾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
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
指揮僉事

義三

原 成命 斷恩 左傳臣能成命爲義 禮記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安居正路 左傳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晉文公於是出定襄王註云以示事君之義也 孟子義人之正路也 滅親 療友 左傳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漢太守何祇名爲通厚疑宿與疎闊乃自 羣言祇托以治病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 制事利物 易書以義制事以利物足以和義 桂叢子義者尊老 原 償羊給食 引賢 尊老 韓詩外傳孔子曰引賢義也 以馬易棺 晉王育傳育爲人傭牧羊折蒲

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償之同郡許子章代育償千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復以兄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
貧產 後漢劉翊傳翊見士大夫
病亡道次以馬易棺 不謀舊國 遂救
脫衣斂之 故知 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
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謀趙之徒
隸況燕昭王後嗣乎故知困餓於路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之 詩書爲府 左傳詩書義之府也 論語
富貴如雲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楊俊恤孤
樓護養老 三國楊俊字季才同郡王象少孤爲
人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
筆楚俊嘉其才質贖
前漢書樓護有故人
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
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 豈忍邀功 魏略韓約失衆從羌中
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
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羊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

欲條疏著憲名下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邀功乎　後漢段熲傳諸羌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鄧閻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方是史人守闕訟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知熲為鄧閻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

稱為長者　戴乾履坤　叩鐘伐鼓　漢李固傳梁冀誅固露尸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訶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世說麗士元見司馬德操曰僕生出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碎石掛冠　下車策馬　籍碑敏馬公為奸是誣天也倖死且不辭何劾之畏遂掛冠去　碎其石或咎敏敏曰我志宋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倖立之敏不肯立監司促之急敏曰誣司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氷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　後漢劉翊傳陳國張

縣申屠季有仇謀滅季族季亡歸翊翊都尉從弟長卿欲執季勳叱長卿曰吾與季雖無素顧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何為言遂與季禮俱歸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　又劉梁傳　軍中二士　三國志梁習傳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叫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曰習之不言思之罪也　斗南一人　令史思因

為利回　漢馮魴傳王莽末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與同

當以死任一不為

斗南一人　三國志梁習傳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叫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曰習之不言思之罪也　後漢劉翊傳陳國張仁基義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托稱愚客　素聞范名　晉馬隆傳隆少而智勇好立名節冀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私財續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以式史託稱愚客以私財續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後漢廉范傳范赴敬陵時廬江郡掾藏匿禮畢乃還　俱會于路　後漢廉范傳范赴敬陵時廬江郡掾藏匿禮畢乃還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獨當是耳麟亦

素聞范名以爲然即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過閭不入　磨鏡得前

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至兄弟雍順子孫百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里相戒曰無犯義門　世說漢徐穉常事汝夏黃瓊黃瓊早孤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慶喜弔

往會葬齎磨鏡具

憂分多割少　國語王朗傳朗鮪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　三國志魏書曹眞傳

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二人詔褒其義　又蜀書張裔傳裔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尚未成立裔迎留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爲置產使立門戶

壞室出喪　傾錢辦葬　金史完顏王去非家居教授東修有餘分惠于人比鄰有喪忌東出西北皆人家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其室使南去　宋查道傳道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以與之曰爲其女擇配別加資遣　同

好同惡　無高無多　子牙子文師篇與人同憂同樂同之齊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　可以怒士　不在正人　宋蘇洵心術篇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士以義怒可以百戰　春秋繁露義之法在於正我不在人不自正雖能正人不予爲義

鹽鐵論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

圖中瘞鹿　堂上埋金　一統志唐潤州刺史兗軍韋詵休日登樓見裴寬於後圃有所瘞詵問狀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以鹿爲餉置而去不敢自私故瘞之詵乃引爲判官妻以女　汝南先賢傳闞敞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一百三十萬留付敞埋堂上遭世亂道路斷絕後常病困惟有孤孫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闞敞後發而視之得錢一百三十萬孤孫曰七祖汝南見敞敞發而視之得錢三十萬遂絕孫年長大步擔至臨終言三十萬耳餘非所當敞曰府君病困氣素言謬誤耳郎無疑也

自劾弟子　恒呼郎婆　漢雲敞傳吳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若既誅章門人爲惡人黨皆當禁錮

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雲敞時爲大師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魏書汲固傳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悆始生滿月固於式婦閨抱悆歸藏之及捕者收悆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悆逃遁遇赦始歸悆悆即爲兗州刺史嘉祐爲兗州刺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固節義以爲主簿 一縣以名捕張儉儉與十六儉少之而不告 宋劉庭式傳式未第時獨不能爲君主邪因舍留之 宋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聘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哉卒娶之 水流平止

烏飛準繩

管子水地篇夫水淸平而止準也烏飛準繩曲以爲直合道篇烏飛準繩此大人之義也注曰大人之義權而合道 兄雖在外我豈負初漢孔融傳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果敢自矜然篤於義天中記唐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

不拘小節

以濟大事後漢楊政傳政

錢四十萬會有纏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爲 質實

辭赴所詣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其何諮焉

使去連不忍爲

宋郝質傳質爲鈐轄使計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四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監千夫質實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辭實曰千之去所趨至悵下曰千之去所史記魯仲連傳趙平原以千金爲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與士咸貴

非僕所聞

築將居陰家謂必鍾生卿相仲淹曰一家貴孰若與士咸貴孰若田數千畝爲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 隋書蔡建緒性甚高抗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旦暮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

吾敬元達 君慕承

宮 三國志陳矯傳陳登元達又鍾離牧傳之牧遂以稱與縣人縣長聞之各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宮嘗在蒙陰山中耕種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見續漢書人

未相識 三國臧洪當來救我我即人以為泰曹方睦而洪為絕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不背本者終不背本又陸瑁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傳瑁與同郡徐原爰素不相識

自稱丞相 不隨將軍 宋劉子俊傳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興國子俊補宣教郎空坑兵敗子俊招集散亡與鄒漚趨潮州天祥再敗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已得天祥遂不窮追南史王元邈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遺書結元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衛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意乃定

創室以館 宋吳國鑑海康人紹聖初為太廟齋郎退居於家先是居人舍宅滙為丁謂創室館之因是連坐遷官者及蘇軾編管雷州國鑑特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滄然感之以為死友乃自護平子妻兒送喪於臨湘哭別而去

霸不為此 漢范式傳陳平子長沙人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歿後但裂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喪於臨湘哭別而去霸不為此

介寧有是 三國臧霸將兗州亂俞輝為徐翁毛暉為劉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令霸回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君能行之孤之願也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

告蔭養母 輟耕錄顧仲庸一日暴卒時仲庸與張文友文友嗾縣尹秩滿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告當路者曰張文友已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

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

宋陳規傳規常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嫁之聞者感泣

與同豐約

陳融陳留濮陽逸浦郡蔣纂廣陵秦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宋王庠傳庠榮州人祖伯琪以義聲著於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戶一人及諸生之負者人有所遺一毫

請均煎輸

少好學篤義陳國

宋王庠傳庠榮州人急里人王仲和常托秀實貸富人錢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

毫勿受

萬戶爲輕

弗義勿受也

史記虞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成傳之曰虞氏春秋

與豐約

史記虞卿與魏齊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

日饋不樂

歲送爲常

解騶贖石父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驂贖之載歸勿謝

山堂肆考

唐郭仲翔元振弟之子也元振以托姚州都督李蒙蒙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爲子表爲判官時吳保安

保安即委與蠻得仲翔歸

事李將軍仲翔力薦之蒙表爲掌書記後蒙與姚嶲蠻戰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緡乃肯贖會元振物故

吳保安欲營歸仲翔資助之保安即委與蠻得仲翔歸

都督楊安又以官資

償金不語人

宋樂史傳谷與韓存寶爲河州將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

宋樂史傳谷與韓存寶爲河州將得罪裁死無所惜顧妻子不免饑寒橐中授其子人無知者

書生病篤取橐中金

元鄧文原傳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屬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

償死

賤吏不敢辱

老母爲獨留

宋宋詡傳詡於臨安買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

趙知府女也父殁家

之其母法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酷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斃以囊中嬖遺珣子讓問所從谷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焚券名母歸之 小人不忍刻字 童子乃拔佩刀稱史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碑工李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貧窶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後漢彭修傳修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死子辱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 孔車可爲長者 趙貴寧同衆人 主漢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北史趙貴傳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殺獻請悅詐降請收葬岳 文侯軾廬於干木 馮煖燒券於

薛人白帖段干木富於義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市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府狗馬入外廐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米困 應公瑾之請 麥舟助曼卿之喪 吳魯肅傳肅以賑窮爲務其得邑人輒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二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訂交焉 冷齋夜話宋范蜀夫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三喪未葬留滯丹陽蜀夫以麥舟付之曼卿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因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蜀夫曰已付之矣 石乞烹身以殉白勝 漸離曜目猶報燕丹 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荊軻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軻之客皆亡匿高漸離變姓名爲人

人庸保賭作於宋子後始皇名見之人有識者曰此高
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為矐其目稍益近焉
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擊筑撲
始皇不中死之注宋子縣名

倫　語兄弟於房家兼能有禮

元金履祥傳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
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北史房
景伯傳景伯有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
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御
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

即自縛而詣賊

後漢趙孝傳王莽時天下亂人
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
轂耕錄國初張
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浙
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歡
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若不
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配其仲子女鮮
于聞訃哀祭成禮亦
以一女許贅其長子

舍生奚惜環珮鬻於夫人

送

死堪憐羔鴈禮諸太守

晉紀吳興太守虞潭嘗共起義兵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汝
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憂盡忠報國吾雖
給軍費
晉吳達傳時經荒饑疾病達合門死者十有
三人達亦病篤其喪皆鄉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婦
既有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壁期年成
七墓十三棺畚贈一
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一無所受大
懷故人　修史不書鄭

禮之禮禮焉

陶孫忍忘舊主

宋辛棄疾傳棄
武夷山賊九曲權歌
齋嘉汲僞學禁方嚴
疾嘗與朱熹游
哭之
元鄭滁孫傳滁孫博
會纂修國史至宋德
祐末年陶孫曰吾嘗仕宋宋是年
熹書克已復禮風夜寐題其二
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
會纂修國史至宋德
祐末年陶孫曰吾嘗仕宋宋是年

始雖不許豈因墮井而二心　今

義非義矣終不書

何可言敢謂同朝之異議

道遇一丈夫獨行願
與偕
在危險中禍福患難
義猶一也無故受之若有進退可

中棄乎衆不忍棄與俱行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
敦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棄共還出之而後別宋
紀晉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諸子
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
與君實萬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
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義四

晉金尉盧江七賢傳陳翼盧江舒人也行到藍鄉見道
邊有一馬傍有一病人呼曰吾是長安魏公卿
聞盧江樂土來游今病不能復前翼扶歸養視積日病
困曰有金十瓶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殮餘謝主人既
死翼賣素買棺衣衾殯訖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
兄長公見翼乘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
叩頭以金十瓶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後翼為魯陽尉
建中良建昌邑吏送米至於水次親戚有負之者皆令取之數日
負者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哥致之絕譚子畎漁篇
準憫胎義也　儒為土地儒行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

遂自表

漢李膺傳膺死門生故吏皆禁錮待御史景毅子顧為
膺門徒未有録牒故不及遣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
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

見諸不謝漢范滂傳滂字孟博以鈎黨
得免到京師往見諸而不為謝之未聞羊舌有謝恩
嬰罪祁奚救之有自伐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

兵不可劫文子為義者不可劫以兵不可懸以利

解衣投地唐紀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至
圖蕞以免死彭城長史所獲敬真乃引海内知識云有異
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
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

卒列其枉唐李憕傳來俊臣構狄仁傑
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等將抵死勃憕與大理少
憕曰知其枉不申是為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
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　德秀潼流唐元德秀傳初兄子襁褓喪
數日潼流親無資得乳嫗德秀自乳之能食乃止

聖人何畏性理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則動不踰矩
人直不畏耳聖

何義之畏乎　辭辟薦友

漢朱暉傳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隸校尉虞詡為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詡遂召之

魂魄不慘　傳末蜀

漢任末好學明經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病亡洛陽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得土而已

秋斂冬藏　禮記

秋斂冬藏義也

送抵天涯　范陽家志盧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兩人者平生多密重之獲罪之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易簡避天下為參知政事

李約密行　尚書事實

李約為兵部員外汴公之子也識度清贍迥出塵表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昧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驗商胡時約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貲財約請官司發掘檢之夜光果在

美談　續世說劉守光曉陷滄州已兗被擒放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淫兗門兒

琦臨危趙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同去後玉遇疾琦親為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成人登進士尋升官路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度琦之力也時議者以為非玉之義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燕趙之士流為美談

走人所急　唐幸讜傳

讜重然諾走人所急

復與誰語　世說魚豢魏略曰脂習與少傅孔融親善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

仁救安危　譚子

一篇七救得安危謂之義

成匿李孤　漢書李固既策罷知不免十三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歸鄉里時變年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大尺之孤李氏存歿在君矣成乃將變入徐州界變姊文姬乃告父家慵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

任妄不去　漢衛青日

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去

田橫客笑人　南史晉安王子懋傳陸超之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

安之眷亦恐　上表白大節唐李華傳張巡死節睢陽
田橫客笑人　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
未及知華子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
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義五

增詩唐陳子昂懷田光詩曰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
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仗劒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宋邵雍爲善吟曰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
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造肝脾莫問身之外
人知與不知

增序唐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略曰南霽雲之乞救於賀
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功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
勇且壯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霽
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
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坐大驚

增論金史完顏仲德張天綱傳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
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
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
爲而爲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
豈愧古義士哉

增雜文明張居正義命說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

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有所不
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
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
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
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
之不戚生之不貪天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
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
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惟知有義而已彼
蒙蒙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狥忽之流又不達順

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
憤怨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
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
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悞乎是故學者亦惟
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

義感一

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
者應焉　黃石子曰祿重則義輕死　又曰勵以義則
士死之

義感二

呂子士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當也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劒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觀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邪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　漢韓信傳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恩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

季布傳曰項籍殺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
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
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
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
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太俠意布匿其
所乃許諾伺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韓延壽傳
曰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
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
骨月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齎太三老孝弟受其

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疾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
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三老嗇夫亦皆自繫待罪
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
袒願以田相移（移猶傳也）終死不敢復爭　田叔傳曰田叔
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
其渠率二人笞之怒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
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
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後漢鄧訓傳曰訓拜護羌
校尉以病卒官其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
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曰鄧

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俉俉歎息曰此義也遂家家為訓立祠　申屠蟠傳曰蟠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閭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避黨禍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卽府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三國牽招傳曰招年十餘歲就學樂隱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值亂隱死之招與其同學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同學皆走盜欲砍棺招垂淚請免盜以為義去之　太史慈傳曰慈避禍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後融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

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　晉劉弘傳曰荆州都督劉弘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敏元傳曰永嘉之亂敏元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赦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猶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此言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北史蘇瓊傳曰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名普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房景伯傳曰景伯弟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存濟甚衆平原劉都行經齊兖之境

忽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吾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唐紀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在官不事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宋史蘇軾傳曰軾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　岳飛傳曰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　金張潛傳曰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吾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邪遂如初　元朶爾直班傳曰顏不花數侵辱朶爾直班欲坐以供需失期達刺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吾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人心也吾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害之完者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　吕思誠傳曰思誠爲

景州蔣縣令一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慰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又至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同爨 明陶安傳略曰洪武乙巳信州賊攻城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為賊用得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遂逃遁一統志曰婁觀洪武末為鄖陵知縣民多豪猾難治觀遴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陳德義以勸諭之遂皆感化又貧民負稅者捐俸置酒肴請其富者貸貧輸之民懷其德

義感三

原 還馬　弛兵　後漢范式傳　孔嵩碎公府之京師宿亭盜竊其馬尋知是嵩馬乃責讓曰孔嵩善士當宜侵盜乎送馬還之又姜詩妻傳　又姜詩妻傳　送

嵩慙過曰驚大孝必觸君神

荀　進藥　後大荀令人卜之曰惜此荀欲令成林乃買其屋

大荀送與之盜者慚不取

史有禱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

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殺人有道之人以義行誅遂令建進藥而死

原 崔琦亟逃　張儉止匿　後漢孔融傳張儉為中常侍侯

上匿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去矣遂去之

覽所怨覽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哀有舊亡抵於哀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元傳元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入蜀志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元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入縣境

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袁盎長者

漢袁盎傳王使人刺盎盎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後漢戴封傳封遇賊財物使者至關中問盎稱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繼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之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對雞不餐獲虎出呪

世說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有他舍雞諺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其令時民常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相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寃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

視灰鳴吼踴躍自奮

漢李陵歌頌

其遂令改釋吏人為之歌曰雖不免禍乃遣三子歸納里有頃難變傳初固既策罷知不變年十三姊文姬乃告其父門生作下郡收固三子時變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成感其義乃令變變姓名為酒家李氏有滅其在君矣

為異人

晉周顗傳王導而成責卜於市吝為異人陰相往來導不知顗救已而甚衛之後料論中書故事見顗表救

負此良友

已般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吾與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閉門自撾脫巾固請

漢繆肜傳肜兄弟四人皆同產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鬬之言肜乃撾戶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讀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又高鳳傳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逐讓奈何乘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當奉嫡母願易孤孫

漢陳武傳陳表武庶子也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曰兄不肯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

順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睦

王延年二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于鄉里從子良孫及弟從子良孫踦之賊以良孫踦延年拜請之賊曰君義士免之

孫也與以少孤爲叔父所養出

深忌將軍

漢許荊傳荊少有人倫爲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乃說而譬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爲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元張養浩傳浩濟南人邀堂邑令舊盜窃衾被因遂委去而然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罷之衆皆感泣相戒曰汝負張公

倒戟以禦

漢甲渠侯傳甲爲都尉攻之初趙宣子田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漢張名行破賊困追逃走詣門殺止莫不重其名行

家相

遺錦送縣

蔣衣詣閤

晉志漢閭憲爲綿竹令夜行得遺錦送府憲曰縣有明府犯此則慙

有喬夫孫悅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悅懼詣閤特衣自首

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刺史

晉紀瞻傳瞻爲淮陽太守常行春到耒陽縣

罪

劉裕遣沐邕往討司馬楚之楚之待讌甚厚讌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因自齋藥往視情意甚懃邕不忍發乃出七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踰垣以去

宋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相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

望城而止

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

縣尹廉而能覓毀譽不動其心有爭訟者造於庭子恒以大義曉之自是有欲訟者皆望城而止

敢侵許掾

漢許荊傳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乃說而譬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

推尋其主　何負吾君　漢劉矩傳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皆推尋其主北史鄭述祖傳述祖性清儉在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述祖傳述祖繼其父道昭爲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

尚可仕乎　三國鍾離牧傳牧爲揚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牧謂自舉刑種稻臨熟民有偷竊者牧陰使記識之後偷者來自首牧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名民繫獄牧爲之請爲釋繫民民感其恩化遂成善俗縣長聞之名民繫獄牧爲之請爲釋繫民民感其恩化遂成善俗

敦頤傳敦頤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免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

兩馬共食一鹿相隨　元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一粟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殿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而被重創翊感悟而贖之麋即隨翊起翊復去

果還入獄　咸散歸農　漢鍾離意傳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哭泣不食累下遂遣之廣驗母果還入獄宋宦翰傳翰爲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羣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

義感　提耳以訓　柳史宋李丞相沆有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白寫一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已子育之於室教訓歸德沆長成球偶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其二親後歸舊京婦卦股肉爲羹饋之至甕表經三年以報夫人曰當如之何沆曰汝但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婦道勿以富貴驕人所請留之至明始去

刲股爲羹　漢劉矩傳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皆推尋其主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繼其父道昭爲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

留宿一夕　行服三年　柳史曹州于令儀一夕盜其家諸子擒之乃鄰人所請留宿至明始擒於行已不飽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恐謂曰汝貧甚夜負十千去盜大惑愧卒爲良民

小節然曉而有檢通而不讎與從弟咨等五人共居撫鄉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母犯參軍杖　勿入荀氏閭

唐徐有功傳有功補蒲州司法參軍杖人爲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漢荀悅傳悅少修清節貧財千萬父越辛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聞悅名節相約勿入荀氏閭

同氣爲姊妹　共乳惟弟兄

宋呂陶傳嘉祐中陶爲綿梁令民隴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懇官不得自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懇陶一問三人伏罪弟兄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弟又拜官以田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願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唐韓思彥傳思彥鞫冢訟累年不決思彥剖判頃刻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思彥鞫冢飲以乳二人悟懿肩相泣曰吾獠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遂輟訟

義感四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覘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覺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恭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客莫爲用

漢蔡邕傳邕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

相待如初新

唐書狄仁傑傳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老母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請代行仁基咨美其不平相語

付授孝經　又韋景駿傳景駿曰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行如初

發廩賑流金　統志明王宇泰初知撫州府有聚盜剽劫發廩賑之衆皆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孝經自新遂爲孝子

小人何忍　漢朴屈節追悔遣而悔之感泣相率請命

林持喪東歸　魏書盧元明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吾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

莫不用命　漢孔奮傳奮除武都郡武都茂等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以頭醯墓

漢何顒傳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病篤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以頭醯其墓注醯祭醉也

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者欲隨時價取贖假自價

又曰有人以語

我自借之

還地

金玉晦傳晦性不屈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斗蒙

安忍獨生

被執不

牛斗曰若能死乎斗曰若安忍獨生并見殺

公見知

人至死未有知者晦曰死即趨詣闕所以待捕

其人感歎

遂輸訟

如子爲父

漢田叔傳北臣來爲邊寇孟舒士卒臨

城爭死

如子爲父

知士卒鬬死不忍出言士卒臨

南史吳明徹傳侯景寇都明徹解而鄉里飢餓

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乃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盜開而避焉

人救不殊

漢諫延壽傳延壽待下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注殊絕也以人救之故

身首不

北史甄琛傳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基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

相絕也

假書研習

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爲讀書執燭

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

然慙慮遂從許亦起假書研習閒暇見日優

琛傳

沸

新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不使君燭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其窮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盜

同斥者死荊襄間臨

波中盜

耶道琮曰吾若濯終不

叛歸方霖潦積水失

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

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

可再沸祝

之還鄉

義感五

增詩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詩曰遊人五陵去寶劒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王昌齡答武陵田太守詩曰仗劒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爲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增書漢鄒陽上梁王書曰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事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增雜文唐羅隱說石烈士文曰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折節事李愬爲愬前驅其任信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

乎詔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聞之怒因名見孝忠曰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脣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爲陛下用乎憲宗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

羞恥一

增爾雅曰愧慚也　疏謂慙恥也小爾雅曰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羞心慙曰恧體

慚曰逡方言曰梅慴報慚也晉曰悔或曰憾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慴又云儇惡慙也荆揚青徐之間曰儇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內慚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恧趙魏之間謂之恥　易曰包羞

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又曰小人不恥不仁

書曰惟口起羞　詩曰有覯面目　又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　禮記曰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韓詩外傳曰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　又曰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　國語曰爲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而不閉不可以封　史記孔子世家曰顏淵曰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漢書賈誼傳曰頑頓無恥（音義）詬亡節廉恥不立旦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忘見便則奪　又曰嬰加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董仲舒傳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　司馬相如傳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

君恥之　司馬遷傳曰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
張衡傳曰君子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元
王磐傳曰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
力閔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　管子修權篇曰凡牧
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
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
曰君子恥不羞不恥見汚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
不恥不見用　又曰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
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

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漢桓寬鹽
鐵論曰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
不止也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入帷幄之中參廟
堂之上不能爲主畫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宋周子
通書曰人必有恥則可教　又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
故君子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邵子
皇極篇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心　豫章羅氏曰名器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
子恥於仕進　明田藝蘅玉笑零音曰鸚鵡之勇能奪
果終貽竊位之恥蛞蝓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飽之羞

又曰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彰不恥祿之不彰

羞恥二

晉書曰予勿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史記伯夷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自紀篇曰舜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成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　家語曰孔子適衛顏剋御衛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剋曰夫子何恥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吾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漢董仲舒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揚子法言修身篇曰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懼焉　莊子外篇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

圍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慙然慚俯而不對　春秋左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又曰衛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蒯聵恥之　又曰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勝在吳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弗從名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及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刮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國語曰越

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又曰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西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論衡曰吳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劒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原憲仕在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以見原

憲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蘇秦傳曰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　范雎傳曰須賈嘗惡雎於魏齊辱於厠中及賈使秦范唯大供具盡請諸侯使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季布傳曰季布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前漢書項籍傳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我獨不愧於心乎　田儋傳曰田橫謂其客曰我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我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　王式傳曰詔除下式爲博士式徵來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容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狗輕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遽墜師古曰遽失據而倒也遽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強勸我竟爲豎子所辱　郭解傳曰北道

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後漢書劉聖公傳曰諸將共議立更始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李膺傳曰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志節者所羞　三國魏志曰太祖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後禁復在吳文帝踐祚權遣禁還帝嘗令禁北詣鄴謁高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吳

志徐盛傳曰孫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憤怒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人下者也　世說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邊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又曰王哀字偉元門生爲本縣所役求屬令爲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

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罄折立自言門生爲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爲恥　蜀志曰丞相亮進軍渭南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恥居王述下時述蒙授顯秩羲之遺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慨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宋書謝晦傳曰晦爲荆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禄大夫瀹別瀹問晦年答曰三十三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　宋紀曰宋文帝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面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南史何尚之傳曰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詔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孫廉傳曰廉便辟巧宦高爽爲展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噦蹋面不避恥辱以求名位也　唐紀曰太宗嘗令封德

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鄭瑗蜩笑偶言曰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僞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汚迹於僞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　新唐書張元素傳曰元素在隋爲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元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對曰流外又

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陛下以元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節死義安可得乎　杜審言傳曰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　竇懷貞傳曰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壻爲阿爹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爹而人或謂爲國爹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　唐紀曰魏元忠自端州

還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
書責其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曰僕固懷恩反
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
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又
曰汲郡甄濟有操行祿山反屢召不屈會官軍平東京
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
者列拜以愧其心　又曰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
諸將莫敢仰視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
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新唐書郗士美傳曰士
美父純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時魚朝恩

牙將李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
國恥也　段秀實傳曰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
謀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
入令謀責之農往訴秀實令謀怒名農大杖擊二十秀
實賣已馬以待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謀曰
汝誠人乎涇州野如頓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
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
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謀聞
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傑
傳曰傑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

遇於道內恃明皇姪壻與所親楊玉仙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裴坦傳曰令狐綯嘗薦坦爲職方郎中知誥詰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設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　唐紀曰張濬先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實容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與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後五代梁紀曰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馮道傳曰道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歷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　紀纂淵海曰宋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詩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顏面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臣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固盤量收出斛斗致

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時殿上辟隊可入我亦入矣

宋程顥傳曰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以爲不便言者攻之甚力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清暑筆談曰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閾下入歎曰士大夫汩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宋孟珙傳曰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勿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鬬豈不愧廉頗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賈似道傳曰福王與芮素

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辟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元許謙傳曰謙篤於孝友有絶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　左編曰廉希憲秉政日中書左丞劉整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答希貢出整復入言之因令撤去坐榻自據中坐令整入整

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吾私宅汝
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一統
志曰元況達爲光澤縣尹嘗有兄弟爭田者達曰吾視
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章親爲諷詠解說於是
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明紀曰初元亡危
素與同邑黃晦約死於難晦果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
欲投井寺僧挽出之太祖仍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
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
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

州明茹瑺傳署曰建文時瑺爲兵部尚書燕兵至龍
潭遣瑺及李景隆等議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流汗
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瑺等又頓首不能發一
言燕王曰公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割
地講和燕王笑曰今救死何以地爲瑺等唯唯頓首退
吳中傳署曰中先後爲工部尚書者二十餘年而嚴
憚其妻嘗領誥命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誥來爲
我誦之聽畢曰上自爲乎曰翰林代草耳妻笑曰翰林
誠知人終篇何曾有一清字中爲面赤王銘傳署曰
銘擢指揮僉事鎮溫州嘗請告歸還和州溫士女遮道

送之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留意愧王指揮多矣　鴻書曰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爲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老孝廉吉因奏定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兒童走卒羣指之曰棉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明紀編年曰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弔出麻冕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盼之瑞即起揖闔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

原　縲紲　塗炭　魯仲連傳管子不恥身在縲紲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　孟子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

齊　恥之義不食周粟　白帖句踐臥薪嘗膽不能燕慎太宗賜五王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以爲錢貫二王大慙又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爲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鬬宇復恥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盜照田中萬爲吏所執照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萬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

與　縲紲　投鬬　禪史唐滕王嬰蔣王惲皆

賜　蒿　得絹　北史趙照傳照爲冀州刺史嘗有人

刑唐紀長孫順德受人
賕絹事覺太宗不之罪但於
殿廷賜絹數十匹謂演曰
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
於重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戟漢逢萌傳萌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
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
之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
北史魏收傳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能屬
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
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受書

蔽面洗耳史記越句踐使人
謂吳王曰吾置王
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
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後漢逸民傳論梁鴻
洗耳恥聞禪讓

吐鶖揮蠅論衡刺孟篇陳仲子之吐鶖也
唐紀
竇官崔潭峻薦元稹爲知制誥鄙之會同僚食瓜
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
遽集於此

扳肋低頭鴻書唐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
人裴畧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辭
曰嘲彥博即令嘲驄前叢竹畧曰冬月不肯凋夏月不
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墻

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遇賢
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
曰即扳公肋何止傷膊博慙
而與官酉陽雜俎南中有獸名風狸如

移牀投頭其溺能治風疾

三敗不辱人裴
畧曰卿才如
此亦復投劾歸機
年掠劫機於屋船上遥謂
之曰投劾歸機
治行檢常在江湖間攻掠
商旅陸機赴假還洛淵使少
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
金由江勢謝瀹可自請之
之儕眞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
又戴淵不
識世祖嘗乞作士大夫上曰此
齋眞喪氣而退

據槉獨笑負薪先歸
不忍而終
身慙乎
李元爲齊國之東鄙賢
爲齊之一廉也左權獨歌
路與亟馬期曰使子無忘
得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
當聞勇士不忘喪其元志
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
知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
與子路心慙負薪先歸

寒士不遜　富人莫與

曰作如此舉止着面見曰不能殺衰劉安得免漢陳平傳平少時家貧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擯之可娶未録元勳獨爲君子勿受其觴

南齊記齊以褚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注衰劉謂衰粲劉康也

君子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世者梁眷之忠也今眷元勳未録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

漢吳良傳良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鰥上壽諮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受賞伯玉恥獨爲君子

若撻於市

勃然進曰望侯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敏以言進終不肯謁通書曹恥以言進終不肯謁通書

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大不得其所若撻於市

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世說王子敬數歲時當看諸門生摴蒱見有勝負因輒懊惱小兒勿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于敬嘖目曰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

世說荀奉倩與妻至篤冬月婦病熱須冰奉倩出中庭自取以冰自拭還持與婦婦亡奉倩後亦喪明劉眞長聞之曰奉倩可謂能愛而不知其道

爲橋以渡　取馬徑歸

一統志南北朝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或盜其菜遽退走母元琰知之自是盜者大慙伐木爲橋以渡之百僚無敢謁見

一郡無復鼠竊　唐紀故事丞相方食僚屬有謁見者輒置筯與語良久乃去

時王叔文方用事欲見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之

此之謂也叔文素飯執誼遂與同食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擔囊以歸　拂衣而去

戰國策蘇秦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世說王子敬數歲時當看諸門生摴蒱見有勝負因輒懊惱小兒勿曰此郎亦管中窺豹南風不競門生輩輕之

不能如厠　乃令當壚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多羞不能如廁臨卬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滁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出

漢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卬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滁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不出

不問不知　且喜且懼

少時盜人妻見所劉著其婿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名見視其面果有瘢問禁是何等劉也禁卬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臣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

少時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博治左馮翊有聲陵大姓尚方禁博治左馮翊有聲

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不問終於不知與羣兒伍伻程子曰恥不知而不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不問終於不知與羣兒伍伻

婦人妝 宋史安燾傳燾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又韓世忠傳世忠於將士有怯戰者以巾幗設樂大宴遺以婦人妝以恥之

伻婦人妝以恥之 宋史盧宰傳華字仲宰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嘆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家貧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

以私得薦假蔭而官 宋史盧宰傳華字仲宰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嘆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家貧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恥耶

恩主恩相 慚長慚卿 宋柴中行傳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爲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子曰恥不知而不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不問終於不知與羣兒伍伻婦人妝以恥之伻字仲宰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嘆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家貧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恥耶恩主恩相慚長慚卿宋柴中行傳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爲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色曰身爲大帥丘長陳寔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泰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慙卿卿慙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私寇後爲何人所賊

長奉職不稱所列非賢 宋史安燾傳燾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又韓世忠傳世忠於將士有怯戰者以巾幗設樂大宴遺以婦人妝以恥之伻字仲宰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嘆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華華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勿就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家貧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蔭而官吾恥耶恩主恩相慚長慚卿宋柴中行傳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爲僞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免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色曰身爲大帥丘長陳寔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泰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慙卿卿慙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私寇後爲何人所賊四世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慙卿卿慙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私寇後爲何人所賊汚我門戶博物記太丘長陳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泰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慙卿卿慙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私寇後爲何人所賊汚我門戶博物記太丘長陳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泰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慙卿卿慙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私寇後爲何人所賊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左職不稱以爲朝廷羞 宋史鮮于侁傳時王安石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 壞車

宋史鮮于侁傳時王安石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壞車

殺馬 杖杜弄麾漢周燮傳南陽馮良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斷役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舊唐書杜甫傳甫與蘇渙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逾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麾之慶客視之掩口 丁謂拂鬚

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逾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俯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麾之慶客視之掩口 丁謂拂鬚 温韜酬膝 宋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下謂起徐拂之準笑曰書奏汗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官長拂鬚耶謂大慙 楷史温韜

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 楷史温韜

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將送官謝過韜前拜逾數百慙恥既貴達爲金搭膝帶之曰聊酬少無賴奉人幾死市慙將送官謝過韜前拜逾數百慙恥既貴達爲金搭膝帶之曰聊酬釋之韜每念及以爲恥此膝 令取故節 能無厚顏

釋之韜每念及以爲恥此膝 令取故節 能無厚顏 晉陶侃傳蘇峻破王導入石頭欲令取故節侃笑曰有慙色 唐紀文宗親策制舉人皆數服而畏宦官不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賢良方正考官馮宿等見劉賁策皆數服而畏宦官不

敢取李邰曰劉贇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與莒拏相搏左右呼孟勞孟勞者魯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莊公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姓孟名勞多力之人那峙當時碩儒助吾吾證之報然而服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言目京兆人田鳳也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有一才十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皆大驚駭其後尋愧稱爲曹公與孫權書吾此說作色而怒世說宋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後復伺普辇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莫敢出言　不忍見血　宋郭浩傳浩知泰州時張浚經畧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北史崔伯謙傳天保初爲濟北太守政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人咸呼孟勞　姓加京兆　顏氏家訓

兢不異　鬼果可憎　世說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人坐上無所措其手足傅既出宏謂人曰向謂謝公小異今定不如常流

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子猷共語子猷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兢兢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又晉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恐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而退

鬼果可憎　優黜不去　宋書范曄逸民傳論其國元達識帖睦瀰傳達識帖睦瀰爲浙江行省左丞相蕪知行樞密院事時張士誠欲求王爵達識帖睦瀰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取此耳今張氏復要王爵我今若違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於朝

含垢以從　蒙恥之賓　優黜不去　漢橋元傳元陽左尉時梁不疑爲所辱棄官還鄉里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爲不疑所辱棄官還鄉里　唐書李戡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入試舉孝廉補洛陽令張氏遂其意則目前必受害當忍恥含垢乃入戡恥之竟返江東

棄官還鄉　唱名入試　白帖

抱恥而死　化爲蠹潛入朽木中掘地出之猶以足覆作忍恥狀如猿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猿狀　異物志猢猻又交州記猢猻出九德縣見人若憨風則活

謝豹潛地　猢猻逢人　謝豹

莊不能對　勃無所知　西京雜記

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牘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　漢王陵傳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背愧不能對

不事女主　須讓老夫　世說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常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孤矢攜雉兔歸顧謂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又宋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須讓老夫下此一著者師川有愧色

書名七序論

著毀茶　漢梁竦傳竦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世說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或言常伯熊陸鴻漸善茶季卿至臨淮請伯熊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名茶熟李爲歎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羞愧遂著毀茶論

樊噲爲伍　伏滔比肩　漢韓信傳上械信至洛陽以爲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世說晉表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表伏表甚恥之恒歎曰公以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意未足以榮

不禮羣從　爲娶長妻　世說晉王彪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漢馮勤傳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娶長妻

由無此言　戶齊爲不食巢　傳時劉惔尸叔齊事詳上食粟注　晉王羲之惔爲丹陽尹許詢當就惔宿牀幃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簿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未有此賓客　乃爲人僕御　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七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人部

愧色夫人劉惔之妹也史記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

面名客亦須擇人　宋史吳中復通判潭州廉於居官中丞孫抃聞其賢薦爲御史初不相識也或問之忭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唐紀時禁天下屠殺採捕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慷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欲嗤其面

晏難自負獻遼東之豕寵有何功　唐國史補裴晏爲龍華軍使守北平郡也晏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晏曰眞虎安在乎老父曰白山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晏躍馬而往次藂薄中果有眞虎騰出狀小而勢猛踞地一吼山石震裂晏馬辟易弓矢皆墜始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慙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河東豕也

樂羊子於野捐金實因婦訓　王彥方使人遺布能改盜心　世說漢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後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謝之遺布一端或聞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盜請罪曰刑戮是日乞其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既稱太守恐難修弟子之儀　宋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晝夜造請雖踈厠見之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敝以袍拭去之耳見者皆笑後漢鄭元傳汝南應劭謂元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

之徒不稱官閥幼有慙色

羞恥四

一事不知白帖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

五經埽地唐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瞋目左右顧盼帝大笑盧藏用歎曰五經埽地矣

負暄以獻列子宋國有田夫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厦隩室綿纊狐貉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人大慙

君爲皮相季札吳越春秋季札去齊於嬴博之閒顧謂從者曰延陵季子其庶幾乎可謂見微而知著矣遂追之不及季札曰吾聞之君子不愛其死不憎其生爲其君也子胥曰何子言之過也季札曰子胥之言過也吾聞之君子不以人之惡變其節不以己之利移其義不以己之貧賤易其心不以己之富貴驕其志不以己之壽夭改其行不以己之窮達異其情不以己之存亡貳其義不以己之生死變其心不以己之貴賤改其操不以己之貧賤易其心不以己之富貴驕其志不以己之壽夭改其行不以己之窮達異其情不以己之存亡貳其義不以己之生死變其心不以己之貴賤改其操

出則小草世說管寧邴原俱遊陳蕃之門蕃大見敬異時人謂蕃有知人之鑒寧等有德義之實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寧原特被優接寧等既出入臥內又同床席寧原並修德厲行以清節著聞蕃每歎曰大丈夫當如是也

慙色

鍋相公藥草中有遠志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易解庭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慙色

盧前王後唐王勃傳勃與楊盧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四傑炳炳當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醉使脫鞾唐李白傳白嘗侍帝酣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帝欲官白妃輒沮止

不稱曹陸夫子集論因權歷世文業於蕭穎士著蘭陵先生誄蕭穎士所長以爲聞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爲聞

猥壻傲婦顏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此量父祖門資多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可不慎與

景仁曲訓較錙銖責多責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可不慎與

徙居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放時人謂爲漁鼈

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

爲恥徙居孝義

陽城自匿

掩耳起走漢龔遂傳遂爲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不正遂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

善媿人 以田解忿 漢樊宏傳宏父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

不堪位置 稗編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眞

何謂皆備 世說衛許允娶婦令極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曰是桓郎即桓範也婦云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惟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更賜錢物 漢皇甫嵩傳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或至自殺

受業樊英 漢范冉與門族有宿嫌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靴乘車駕駟以驕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

不與交通 漢趙苞傳苞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冉傳冉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難見子將 北史揚愔傳愔與李廉大帶遇李廉頗以驕恥謂曰數多劉寵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官送錢一萬以爲愧

空中俯仰 記張

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不取不放 世說北使李謝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汝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謝對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出自機杼 又後漢王丹字仲回一族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卿宜謝梅 又梁任彥升在齊紓意於枚蠱兒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枚乘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

送人作郡 晉陽秋羅友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許而不用後同慙 人有得郡者溫爲席送路見一思大見撫掄云我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

學步邯鄲 北史趙文深傳文深之書遂被遐棄竟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緩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慙不覺淹

無所成轉 被譏議 南史謝朏初爲秘書丞習褒書然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文深遂學書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竟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步邯鄲焉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褒書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竟

謂之學步邯鄲焉 數多劉寵 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官送錢一萬以爲愧

空中俯仰 記張

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妄侍窺竊皆笑之

和味千湯 漢東方朔傳客難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何 威論書曰何令勢傾朝野筆迹疎之書彼人恭拜忽曰永感答人借傳

仰慚俯愧 宋紀薛奎謀議正直或忘不伸歸輒

何必如是耳

陽狂自免 晉王衍傳年十四

立本寫之閻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赧愧既而戒其子曰吾不幸以丹青見役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深戒丹青 大唐新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擊賞召閻

以手掩面 五代史晉

鳳閣舍人何逼下之甚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即廬行禮 新唐書陸元朗傳元朗字德明以子行王世充僭號封其廬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服巳豆漬偃東辭下元恕不拜牀垂德明對之遺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皐

遺利 宋史葉顒傳顒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

初至郡無旬月

莫敢出游 漢种拂傳拂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是莫敢出者

游戲市里爲

必令諷誦 陵人工爲詩官起居舍人

一統志 隋蔡元恭荊州江

免鐫石 宋司馬光傳蔡京擬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下安民當鐫字翻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愚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汝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亦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顏厚十 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憨顏厚如十重鐵

羞恥五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唐韓愈詩曰弱妻抱稚子出拜含慚羞　宋之問詩曰棲巖實吾策觸藩誠內恥　杜甫詩曰逢人多厚顏　孟郊詩曰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增疏魏曹植上疏求自試曰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　宋楊大全上光宗疏畧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恥而以言不聽從爲恥

增晉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尼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伸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昭天下而光燭鄰國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

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黃帝
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
子驂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士事關於宦
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
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
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
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
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
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
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
地為牢勢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
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
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
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
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
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
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
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
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李陵答蘇武書曰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

敗之辱卒能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明唐順之答顧東橋書曰近世之士悾慤獷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為賢且才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

增序　五代史雜傳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增論晉嵇康養生論曰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惃情一集渙然流離

增雜文明方孝孺謹行篇曰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俗之名猶食鳥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

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肯以非禮娶知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嘔噦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胄羞以爲祖不亦惑哉